

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

——内蒙古在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中奋进

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这首描绘北疆草原壮美风貌的民歌传唱至今。生态是内蒙古最大的资源，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。

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，内蒙古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，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，着力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，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。

A 绿色行动，筑牢北疆生态屏障

仲夏时节，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期，树木苍翠、百花竞放，昔日嘈杂的斧锯声彻底消失。

“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，4年前全面禁伐，‘砍树’变‘看树’，换来了生态持续恢复。”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党委书记陈佰山自豪地说，与20年前相比，林区的林地净增约139万公顷。

大兴安岭之“变”，只是内蒙古生态修复成效的一个缩影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内蒙古在中央支持下大规模实施“三北”防护林、天然林保护、退牧还草、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，生态已实现“整体遏制、局部好转”。

全国劳模殷玉珍家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村，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。“过去，抬头低头全是沙。春天，‘黄风’刮得天昏地暗，一夜就把门堵了。”

从栽下第一棵树苗起，30多年来，殷玉珍夫妇吃住在沙窝子里，硬是将6万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。“到底是我把沙治住了吧！”殷玉珍举目四望，樟子松、沙柳等植被铺满眼前，“绿海”起伏。

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、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。目前，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2.1%，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“双增长”，荒漠化、沙化土地连续17年“双减”，草原植被平均盖度已连续3年稳定在44%，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。



辽阔草原，骏马驰骋，亮丽北疆内蒙古。 ■新华社发

B 绿色转型，打破资源经济“天花板”

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民达露天煤矿，昔日的开采区已经复垦、绿化，种植着蔬菜瓜果，鸡舍、羊圈、牛棚一应俱全，一片绿意盎然。

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，滚滚乌金曾带动GDP高速增长，但也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。内蒙古痛定思痛，下决心全面建设绿色矿山，加快绿色转型。

“我们坚持做到开采一块，复垦一块，绿化一块。”民达煤矿负责人贾五宽说，矿区还将复垦区产业升级，建起一个现代生态农业园，实现了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统一。

地区“一煤独大”，产业附加值低、后续动力不足等问题，是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另

一道坎。近年来，全区抓住市场机遇，引导企业走煤炭转化增值道路，促进现代能源经济发展。

乌黑的煤粉送入生产线，就能生产出如矿泉水般清澈的柴油、石脑油，在国能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，奇幻的变化令人惊叹。目前，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首条百万吨级煤炭直接液化生产线。

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的中天合创煤炭化工一体化示范项目，每年可转化煤炭800万吨，设计年产137万吨聚烯烃产品。去年项目开始全面运营，实现收入近114亿元。

煤制油、煤制气、煤制烯烃、煤制甲醇……如今，内蒙古已构建起规模、技术领跑全国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。去年底，全区煤炭转化率已超38%。

C 绿色发展，新兴产业渐成集群

指示灯不停闪烁，服务器高速运转。落户乌兰察布市的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，去年已有1万多台服务器投入运行，可容纳30万台服务器的二期项目将于今年竣工。

近年来，内蒙古加快调整产业结构，培育新产业、新动能，多元发展、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正在逐渐成形。

内蒙古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，内蒙古气候条件适宜、地质结构稳定，且具有低电价优势，大数据产业正成为内蒙古经济的新动能。特别是抓住入选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契机，内蒙古聚力发展云计算、大数据产业，吸引三大电信运营商和苹果、华为等行业龙头签约入驻。如今，全区云计算服务器

承载能力达到百万台，领跑全国。超洁净生产车间里，机械手稳稳地传递着玻璃基板。总投资200多亿元的京东方鄂尔多斯AM-OLED显示器件项目，去年二期工程的产量不断提升。

去年5月投产的包头江馨微电机公司，用稀土永磁材料制造的微型变频马达，体积小，性能好，广泛用于制造手机、电脑、安防、机器人等设备的摄像头。

电子信息、清洁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……去年，内蒙古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.1%。同时，现代物流、电商等服务业也蓬勃发展，三产增加值比重、增长贡献率“双过半”。

(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9日电)

记者再走长征路

一条无名溪的红色奔流

——走访福建省长汀县四都镇红色旧址

世代居住在姜畲坑的人们，没有想过给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取名，他们甚至没有料到，有朝一日会有人问起它的名字。

新华社“记者再走长征路”小分队在福建长汀的采访，第一站便是位于闽赣交界地区的四都镇楼子坝村姜畲坑。这是个山坳中的自然村落，只有七八户人家，依山而建房屋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溪水两岸。

村中有四处与红军有关的建筑：医院旧址、兵工厂旧址、造币厂旧址和毛泽覃同志故居。其中，医院、兵工厂、造币厂是因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大面积被敌人攻陷，从四都镇周边转移到这里的。

“兵工厂当时有多少人？能造什么武器？数量有多少？”“医院有多少医生和护士？总共接收过多少伤员？”……楼子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先发的回答让人遗憾：“这些情况查不到

资料，也找不到当事人，已经没办法弄清楚啦。”

听说兵工厂、造币厂两处旧址仍有人居住，大家便登门拜访，尝试着从房屋主人身上寻找突破口，找到与红军有关的记忆片段。然而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村民大都被敌人杀害或已过世。

据史料记载，敌人1934年11月占领长汀后，多次猖狂进攻红军和游击队，苏区福建省委、福建省苏维埃政府、福建军区伤亡惨重，活动范围急剧缩小，不得不分路突围，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，人员兵力损失殆尽，文献资料全部遗失。

先烈已去，故地犹存。曾经，红军先烈们为了让劳动大众翻身做主人，在这偏僻的大山深处生活、战斗，作为后辈的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，也无从了解，让记者感受到更多莫名的悲

壮。沿溪而下，轮廓模糊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——

村外三四百米，水口。中央红军长征后，敌人占领姜畲坑，把村里人全部抓起来，会讲当地方言的被押到镇上，不会讲的100多人在水口被就地杀害。这百余人大都是当时苏区福建省委、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和福建军区的工作人员，但具体是谁，无从知晓。

离姜畲坑约五公里，陈屋。1929年，红四军首次入闽时曾在村中短暂停留，不少村民跟着队伍参加了红军。后来，敌人疯狂报复苏区军民时，村西北的巴丘坝成了“杀人坝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村里组织开荒时，曾挖出多具遗骸。这些人是谁，无从知晓。

溪水冲出大山，汇聚成河。河两岸，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里，水稻、烟草、山药长势正好。在

红都村，立起一块1933年5月20日的“牺牲烈士纪念碑”：这块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苏区烈士纪念碑，原本刻有58位烈士的姓名，虽遭敌人破坏，但仍可辨认出50个姓名。

“烈士身份的确定和生平事迹的梳理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但成果有限。”四都镇文化站原站长赖光耀是一位红军后人，也是《四都人民革命简史》的作者。几十年来，赖光耀一直致力于整理革命历史，但大部分时间，他都面临着跟记者同样的无奈。

“有的烈士我们可能只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有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、做过什么，但我们始终记得，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最伟大的事迹。”赖光耀说。

先烈无名，宛如奔流不止的溪，始终滋养着这片红色的土地……

(新华社福州6月18日电)

